

【性別大視界】性別教育的雙重考驗：臺灣社會的進步與焦慮

性別大視界

文／教設系助理教授彭莉惠

臺灣，在亞洲甚至國際性別平權的評比上，毫無疑問是模範生。從我們立法保障性別工作平等、性別平等教育、推動多元婚姻平權，推動性侵防治、家庭暴力防治甚至近期推動的跟蹤騷擾法等，這些成就讓臺灣在國際上贏得了「進步」的美譽，在亞洲名列前茅。然而，當我們深入檢視校園、家庭與社會的角落，會發現這場看似勝利的性別教育，其實正經歷一場艱難的雙重考驗：制度的進步與文化的焦慮。

我在學校開設性別相關課程，也到政府或民間社團進行性別主流化演講，常在與家長、教師和學生們的對話中，感受到一種微妙的斷裂。一方面，學校的老師們努力教導「尊重多元性別」與「身體自主權」，上著性別課綱裡的平權進步觀念；另一方面，部分家長卻感到不安，擔心這些教材會「帶壞」孩子，挑戰他們從家庭與宗教習得的傳統價值觀。這種「一邊是法律，一邊是信仰」的拉扯，讓性別教育不再只是知識的傳遞，更成了各方價值觀的拉鋸戰。

為什麼性別教育會成為臺灣民主社會的壓力測試？

我認為，這不僅僅是觀念的衝突，更深層地觸及了以下幾個面向：

一、從「知識傳遞」到「價值重構」的陣痛

就傳統的教育模式，更多是教導學生既定的知識與規範。然而，性別教育的核心，並非僅是告訴學生性別有多少種，而是要求他們重新思考性別角色、親密關係與權力不平等的根源，甚至包括對自己身體主導權的思考。這是一個解構與再建構的過程。當它挑戰了人們習慣的二元世界（正常／不正常、對／錯、好／壞、道德／不道德、合法／不合法），要求我們以更寬廣的視角看待原本的「二元」價值時，許多人感到不適與抗拒。這種不適，正是價值觀重構時必然會出現的陣痛。

二、被社群媒體簡化的複雜議題

網路社群蓬勃發展的當代，性別教育的內容，往往需要大量的脈絡、討論與同理心才

能理解。但當它進入社群媒體場域，短視頻／淺碟短篇文字成為主流時，很多性別新聞／性別事件往往被簡化成聳動的標題或斷章取義的圖片或文字脈絡。例如，一本多元家庭兒童繪本可能被貼上「同志教育」的標籤，一句「你可以不喜歡，但請尊重」的口號被當成是「強迫認同」。當理性對話的空間被簡短極化言論取代，性別教育便從一場思辨的旅程，變成了一場二元對立的立場表態。

三、體制內的「進步」與體制外的「焦慮」

臺灣的性別教育推動，過去從草根臺灣婦女運動慢慢進入到體制，再透過政府立法政策資源由上而下地進行到產官學界甚至民間社團。這固然確保了政策的普及與執行，但也可能與基層社會的文化脈絡產生落差。當我們談論性別平權，也該同時傾聽那些在鄉村、在宗教團體中，或者是因傳統價值觀與新興觀念衝突而感到困惑與無助的聲音。性別教育的成功，不應只看課綱寫了什麼，更要看它能否真正走進每個家庭，與不同世代進行有意義的對話。

面對這些挑戰，我的反思是：性別教育不該只是一門科目，而應是一種「民主素養」。

它教導的不僅是性別知識，更是如何面對差異、如何進行協商、如何理解他人的經驗。當我們能夠以更謙卑的態度，看待那些與我們價值觀不同的人，並願意為彼此創造對話的可能，性別教育的真正目的才得以實現。

性別教育在臺灣的實踐，就像是一面鏡子，映照出臺灣社會的進步，也映照出我們仍然存在的焦慮與矛盾。它提醒我們，民主不是沒有衝突，而是要學會如何在衝突中尋求共識、如何在分歧中保有對話。這場考驗還在進行，而我們每一個人的參與和理解，都將決定著這場教育的最終走向。即便還有一段長路要走，在臺灣這塊自由民主的土地上，我們仍舊可以保持樂觀，穩定向前。

性別教育的雙重考驗： 臺灣社會的進步與焦慮

臺灣在性別平權立法與實踐上的努力，獲國際肯定，然而校園與家庭間仍存價值落差。性別教育在法律進步與文化保守間掙扎，成為制度與信仰的拉鋸戰。



性別大視界

淡江時報